■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3月19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秩序是這樣養成的

連盈慧

這幾年已很少看到有人在地鐵進食，也沒有人在地鐵大聲講話，噪音只出現在經濟掛帥、奉「顧客永遠是對的」為首的食肆酒家裡，聲大大者也多見於執話語權的師奶大叔，吃東西時一嘴二用，因利乘便放大嗓門，但是大多數食客，尤其是年輕一輩，還是警覺到在公共場合，說話時盡量降低音量是基本禮貌，不然就是聲音已化成文字傳送到手機，做了低頭族。

至於巴士站前等車排隊，這個良好習慣，經常得到闊別香港多年的移民朋友讚賞，說回憶自己學生時代在港居住時，每次上學期間擠巴士，不時給上班的大人打尖，好幾次差點連鞋子都甩脫。這倒是美麗的誤會了，今日交通發達，車輛繁多，班次頻密，只要不趕時間，同一路線，還有人挑車身明亮的巴士才搭呢。車少人多年代，怎會有眼前那麼好風景！反而讓座風氣，倒沒有深圳年輕人那麼自動自覺給長者讓座。

現在大家都按照紅綠燈指示過馬路，一來珍惜生命，二來也許知道不守規則要罰款千五，正如不再隨便吐痰、拋棄垃圾一樣，大家都有共識，同樣珍惜腰包裡頭那三張五百元大鈔。總之千管萬管，都不如重罰一針見血，倒可憐還有大半世紀積習難改的文盲糟老頭，到底不知有此法例，還是倚老賣老明知故犯，勇於跟綠燈過路的車輛爭分奪秒，凡是這類衝紅燈老將，也多懶用紙巾，一旦濃痰上湧，如常亂放飛劍。

港人唯一美德，就是毋須警告、毋須罰款之下，上落商場地鐵電梯，多已自動自覺貼近右邊，讓出左邊空間，方便他人拾級趕路。

煙民中不論彪形大漢、淑女小生，也都甘於服從、乖乖認命站在垃圾箱旁點火，對政府近似懲罰的措施從未有過怨言，我等非煙民看到這情境，反而為他們的逆來順受感到不平。

秩序和習慣都是經過悠長日子醞釀出來，想到外地來客的無心疏忽我們曾經有過，老臉皮便紅一陣子，也就寄望他們願意學習，那才可以真真正正融合一體。

海闊天空

舊岩崎邸庭園

蘇狄嘉

新宿和上野都是日本東京的著名遊客區，衣食住行消費應有盡有，是熱鬧非常的不夜天地帶！

留宿上野，是為試住一間去年十月才開業的新酒店。新酒店與新宿的JR九州酒店一樣，以簡約為主軸，但設施更多元，設有Spa池泡湯及岩盤浴，對女性住客尤其周到，房間內有按摩枕及腳底按摩機，而且有火車及巴士直通東京成田機場，每晚房租約一萬日圓包早餐，性價比特高！

東京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洋館，但西式、日式風格合而為一的庭園，卻並不多。隱藏在東京都台東區上野湯島巷弄裡的舊岩崎邸庭園，建成於明治時代，為三菱創辦人岩崎彌太郎的邸宅。庭園共分為三部分，均為國家重要指定文化財產。

和館與西方建築結合，以書院形式作為基調。大廳內擺放着日本畫家橋本雅邦的作品，其他房間盡顯當時純潔的日本式建築。洋館由日本建築之父Josiah Conder設計，充滿十七世紀歐陸風情之餘，又加入美國村屋的特色，實為世界住宅歷史中的經典之作。撞球室同為Josiah設計，為當時日本罕見的瑞士山屋設計，全為木造，與其他兩館又有另一番風味。

這棟有兩層樓的挑高歐風洋館，雖然外觀看來有歐洲貴族氣息，但是館內的樑柱和樓梯扶把都是有東方色彩的原木，室內裝潢和所有家飾品都是極盡一切奢華。壁爐、桌椅和玻璃酒杯上都有雕花；洗手間裡的瓷器全是舶來品，甚至還有貼着金箔的手工製壁紙，而且精緻的壁紙不只有一種花款，每個房間都貼有不同紋路與樣式，看得觀者瞠目結舌！

琴台客聚

拒絕文化「割禮」

胡野秋

內地某省的教育廳前陣子發了份文件，禁止全文推薦《三字經》、《弟子規》等國學經典，理由相當聖明，文件曰：「要將那些體現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體現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體現正確理想信念和民族自尊自信、體現良好道德品質和文明行為的文化典籍推薦給學生。」文件再曰：「（目前在）開展中小學生經典誦讀活動時，對誦讀活動的內容研究不深、分析不透、甄別不夠，致使一些帶有糟粕性的內容流入學校，扭曲了學生的價值觀念，腐蝕了中小學生的心靈，造成了很壞的負面影響，引起社會和家長的強烈關注。」文件又曰：「原則上應以地方課程《傳統文化》規定的學習篇章作為誦讀的主要內容，不可不加選擇地全文推薦如《弟子規》、《三字經》、《神童詩》等內容」。

這個某省就是孔子、孟子的老家。孔孟都是山東人，於是山東也順帶着以聖人之鄉自居，自居得久了，便覺得自己也成了聖人，甚至覺得自己比聖人還高明。高明的具體體現就是，他們能夠看出來經典是有問題的，而且問題還很嚴重，以至於他們要出手挽救將來可能成為聖人的人。

聖人之鄉的教育廳發現了經典裡的「糟粕」，而且利用手中的權力發下紅頭文件，這種本事是聖人所不及的。聖人們都已經躺在地下好多年，口不能張、眼不能睜，只能鬱悶地由着後人胡鬧。

但我認真學習完文件之後，發現那個文件透出一股暴戾之氣。「取其精華，剔除糟粕」這句話貌似天衣無縫，可是對於經典而言，哪是「精華」，哪是「糟粕」，誰能說得清？而且所謂「精華」和「糟粕」，不同的時代都有不同的認識，假如每個朝代都按自己的「精華糟粕觀」來「研究、分析、甄別」一番，我們今天恐怕連經典的屍首都見不到了。

而且事實上中國每朝每代都有這種高人，他們總是能發現經典的「精華」和「糟粕」。秦始皇算是第一位偉大的刀斧手，他燒掉的書在他看來自然是「糟書」，他坑掉的人當然也是「糟人」，而且始皇大人為了統一六國人民的思想，將「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而留下六經之類，他認為是精華。不料還有更狠的，「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秦王宮中的秦記「精華」藏書，就此付之一炬。可憐古先聖人之微言，最終盡成灰燼。後來幾乎每一次大的社會動盪，都要拿書開刀。到了文革，書仍然還是出氣筒，大家圍着一堆堆的燒書堆，跳着忠字舞的場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可見，即使在這些高人之間，對於「精華」與「糟粕」的判斷竟大相逕庭，有時甚至牛頭不對馬嘴。如此看來，不是經典有病，而是高人們有病。他們像瞎子摸象一樣地觸摸經典，摸到甚麼地方舒服就用那一塊，摸到不舒服的地方就給它一刀，經典就一直在被虐待中，哭哭啼啼地苟活着。我一直認為經典的高明之處，在於講出了常識，關於人和大自然的常識。那些自以為高明的聖人之鄉的準聖人，以為他們給經典來個手術，他們也就能枕着精華睡覺了。

我看過一部電影《沙漠之花》，見到另外一種手術。在非洲的一些部落，至今仍延續着「割禮」，他們在女孩子將成年時，將其陰蒂和陰唇割去，在他們的意識中，陰蒂和陰唇當然也屬「糟粕」，所以每年都會在淒厲的哭喊中，誕生了一些只保留「精華」的女子。而且在野蠻的割禮後，不少女孩子因為感染而死去，徹底地乾淨了，有些人就徹底放心了。

百家廊

想像一株蘭花

袁星

見到真正鮮活的蘭花前，早已久聞其名。梅蘭竹菊乃花中四君子，常被一同提起。在諸類書畫作品和裝飾品中，也往往一道出現。和文房四寶中的「筆墨紙硯」一樣，知道文房四寶者，未必多了解硯台。

蘭花享有花中君子的美譽，應該是指其品格，我想當然這樣誤解了很多年。至於花和葉，我在書畫中見到過的，都不可稱之為美。窄長的葉，細瘦的花，哪兒美？

質疑蘭花時，我沒見過蘭花，只看過畫，且經常見。

蘭花之美，美在品格，而非外表。這一點，只一抬頭，就知道了。

老家的牆壁上，掛着同事送我的一組裝裱考究、精緻美觀的水墨畫，畫中定格的，即是大名鼎鼎的梅蘭竹菊。水墨畫的雅致簡潔，及似有若無的煙漬韻味，透出一股實物所不具備的書卷氣，彷彿還飄着淡淡的墨香。

去逛超市，看到貨架上擺放着不少通過三維技術印製的圖畫，虎、狗、貓、蜻蜓、山水、牡丹花，不止這些，很多東西都立體地在特製的塑料畫中，就像是被活活塞進去的。首次接觸三維畫，正在上初中的我不懂其中的奧妙，看不出裡面暗藏的立體圖案。從同學那裡得知，欣賞三維畫得全神貫注，達到一定程度，還得再故意分散注意力，使視物模糊。最簡單的方法，是在白紙上點上兩個相距幾厘米的點，瞪大兩隻眼睛盯着看，等把兩個點幻成三個，再去看三維畫，就差不多了。

超市裡的立體畫，看上去效果與三維畫差不多，卻比三維畫更易看，更逼真，也更立體。這樣一來，我又平添了幾分猶豫，這些畫可能不是利用三維技術，因視覺效果更接近3D電影的畫面，懷疑其也有可能是利用3D技術製成。

我把貨架上的幾疊立體畫翻看了一遍，想選一套梅蘭竹菊帶回家，貼到我家的牆上。考慮到價格較貴，家裡空間有限，跟妻子商量只買一張。那些畫中，色彩最艷的，應該是那幅牡丹花；梅蘭竹菊中，最美的卻是菊花。我站在那兒，思量着買牡丹花、菊花、蘭花、梅花，還是竹子，遲遲未能決定。

牡丹花色彩絢麗，層次感強，象徵富貴，尺幅大。梅蘭竹菊被譽為花中「君子」，品性高潔，能成套買固然好，若只買一幅，該買哪一幅？這着實讓我為難。單論畫面效果，梅花與菊花不相上下，紅梅枝條蒼勁，花朵較小；菊花花瓣突顯，伸出畫來，瓣瓣自然。若論及雅致素潔，蘭花和竹子更勝一籌。蘭花三兩片葉，片片修長，外長內短，一兩朵花，欲開未開，朵朵細長；竹子節節直立，站成小竹林，有幾簇葉子或近或遠，簇擁在竹節旁邊，把竹子的堅韌不拔，表現得利索乾淨。

各有優點，實難抉擇。但若做裝飾用，還是買漂亮點的吧，就買菊花了。在梅蘭竹菊中，菊花的花朵是最大的，顏色多樣，適於觀賞。梅花的花朵較小，雖然紅梅花瓣上的紅色，也能艷如血染，可沒有綠葉相襯，美觀度上還是稍顯不足。

買了那幅菊花，貼到後牆上，在窗戶西側，進門就能看到。這種畫，與視線平齊的觀賞效果最佳，貼的稍微高了點，立體感就不是太強了，但遠遠望去，或者抬起頭來，菊花還是開到畫外了。

小舅帶女兒到市人民醫院看病，順便把去探望的小姨也叫來，準備夜宿我家。為了照看兒子，母親在我家住了有一段日子了。家裡只有兩張床，住不到這麼多人。我只好和妻子去了岳母家。小舅和女兒住一屋，母親、小姨和我兒子住另一屋。

岳母家栽了幾盆普通花草，我常去，大多見過。她家北面窗下的邊角上，在一個塑料桶內，多出了一束兩厘米寬、十多厘米長的綠葉。葉子綠而光潔，表面像抹了層亮油。我湊過去瞧了瞧，又伸手去摸，葉子光滑，沒有溫度，摸上去像觸到了薄塑料。帶着疑惑，我打開手機上的手電筒軟件，將燈光貼住葉子，近距離照射着，仔細看了看，確認不是塑料製品。

這棵花是岳母從姑姑家要來的，當時姑姑還有些捨不得，岳母不知道花名，只知道是和姑姑家有業務往來的客戶送的，有的開紫花，也有開綠花的。我沒思考，直覺這是蘭花，便脫口而出了，並猜測這花不便宜。

花的葉子綠長，冬天未枯，估計耐寒。若換到一個瓷盆裡，長成一大盆，放到室內只賞葉也是美的。我隨即告訴岳母，過段時間分一半給我們。

次日上班，看到窗台上的花時，我再一次想到岳母家那棵長葉子的花。那棵花跟塑料花似的，真是不錯。那花，那花……我的思維，突然被拉回到一年前，或是兩三年前。在單位門口的年集上，一個人正在賣花。幾個細高的瓷盆內，栽着長滿窄長葉子的花，在一大束密集的葉子裡，伸出幾根茁壯的梗，梗子上分了杈，每個杈上抬舉了幾朵圓鼓鼓的花苞，花瓣如荷，像是些正在挑逗風兒玩的花型風鈴。那些花的顏色，有紫，有黃，好像還有綠。

花兒很美，可在圍觀人群裡被碰來撞去的價格，還是嚇退了我。不買它，還有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因素，這樣漂亮的花，多半嬌貴，買回家伺候不好，萬一死掉了，豈不可惜？

岳母家的花，和年集上那種花，應該是同一種。

都是蘭花吧！我再次猜測。

不知是巧合，還是我並未經心地刻意尋找，距農曆新年還有一個多月，在集市上，途經單位外的幾個花攤，我邊走邊看，在其中一家的花攤上，我居然再次見到了那種開得像風鈴的鮮花。花朵兒已開了大半，一盆紫色的，一盆綠色的。

是蘭花吧？多少錢一盆？我撥開圍觀人們的聲音，像標槍一樣，直接把急切的詢問投到賣花人的耳朵裡。他正在和一個買花人談論身邊一個盆景的價格，見我探身喊了三遍才扭頭回答：「蘭花，九十元一盆。」

尚不了解蘭花的生長習性，按常理推測，九十元的價格也還是有點兒「貴」了，真要養，得先弄清楚再說。知道了這種看上去美得像塑料花的花果真就是蘭花，已經令我有了小小的滿足。

經查詢，得知蘭花在零度左右仍可正常生長，最高三十五、最低零下五攝氏度以內都能成活。我在單位外見到的那種蘭花，從特徵看，品種應為春蘭中的「綠雲」。這種花的花瓣一般七到八瓣，多於八瓣的，極其難得。但據說稍微好些的綠雲，價格過萬，稍次些的也得千元以上。要價「貴」至九十元的，不會是主人家丟棄掉，又被攤主撿來賣的吧？

沒見過蘭花時，我執意認為，蘭花貴在品格。

在集市上邂逅蘭花後，目光便像陷進了淤泥的雙腳，被蘭花的美艷姿態包裹住，掙扎已是徒勞了。就算掙脫了，也掙脫不了深陷其中的意願。至此方知，蘭花外表之美，絕不遜於品格。

蘭花有春蘭、蕙蘭、墨蘭等幾大類，春蘭只是其中之一種；春蘭有很多種，綠雲又是其中之一。它有過幾十萬元不賣的過往，也有成千上萬的市場價，還有三四百、一兩百、幾十元一株的超低價。不知道幾種價位綠雲的品質差距到底有多大，只在集市上叫賣過的那種，已足夠美！

來年春天，大概三月份，適宜蘭花移栽和分株的時候，去岳母家分一半回來，再網購幾株綠雲，買上兩個漂亮的瓷盆，分盆栽上，細心呵護着，應該很快就能開花吧！

綠雲的花瓣，形似荷花，短而寬闊，質厚泛光，一朵朵如塑料花般挺闊持久，加上幾根油亮濃綠的葉子在旁相襯，比水墨畫中的蘭花兒，美出何止百倍！

■蘭花是花中四君子之一。 網上圖片

七嘴八舌

少了「油水」更健康

小臻

每年留意對中國發展帶來重大影響的兩會新聞，今年的兩會剛閉幕，感覺兩會出台的指示很踏實，除看大方向消息外，一些側寫、記者手記也很有可讀性，因為較輕鬆及可體現人性化的一面。就講香港文匯報一篇講今年黨風廉政、建設不斷推進的背景下，人大山西團的「兩會」駐地——北京萬壽莊賓館，與以往每逢「兩會」便門庭若市分別極大，今年除了幾輛警車外，長長的萬壽路幾乎不見社會車輛。執勤人員今年最大的感受是，晚上停在門口接代表出去吃喝應酬的車沒了，訪客不來，代表也不出門。記者形容是「兩會」清正會風的縮影。

事實上，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由全國各地飛到首都開重要會議，當然應該是議正經事為首，否則便浪費了；會後的交流也需要的，只是有些人用過於鋪張和浪費的方式搞拉關係，造成一些非正常、奢侈消費的社交活動就不適宜。訪客不來，代表也不出門是否又極端了？人與人是需要多溝通，交流經驗，一齊吃晚餐，互相講一下工作上遇到的困難、解決的方法，取經是必要的，沒甚麼大不了，不必六親不認。其實內地也可以按級別列出應酬費用限額，用工作聚餐方式，可能會更人性化些。

正如習主席講，肚子裡的油水少了。據記者說，遠離吃喝應酬，代表委員們全情投入地為參政、議政獻計出力，不但參加全體大會和小組討論的出席率高了，在會場也發言踴躍、討論熱烈。以往面對媒體一向發言謹慎的官員代表，在今年「兩會」上也成了幽默辛辣的「犀利哥」，直面「家醜」，講真話、勇敢「發炮」的人多了。那實在是可喜的現象，代表不用被人說成是「舉手派」。議政就該提意見，意見不一定絕對正確，集思廣益，出問題的部門、地方官很可能知道問題所在，但苦無良策，正想大家給他們出良策哩！

講到遠離吃喝應酬，令肚子裡的油水少了，其實對個人健康有幫助，減少富貴病，對建立健康社會生態有幫助。有些人天生愛應酬；有些人怕應酬，但社會官場盛行吃喝應酬風氣，人人都要跟風。人最容易受引誘、受感染，有人帶頭做便有許多人模仿。人最怕蝕底，你不收別人收，人有我沒有就蝕底了，沒面子，心理不平衡，故造成貪污的人數眾多。昔日人人「三十六」，物質不豐富的年代，朋友、同事之間沒比較，沒有最富有、最窮之分，他們反而會過得開心些。只要掌權人不是個要收禮才願辦事的人，社會就會變得清廉。誰願意無緣無故花盡心思「買你怕」？將權力運作放在陽光下，似乎是最有用的辦法，當然也需要各級配合，好政策也要有好的執行者才見效。

隨想國

美食是甚麼？

興國

二零一五年是個甚麼年？在這一年的春天，我認識的兩位台灣「知食分子」，竟然悄悄地往生而去。二月十五日，王宣一與夫婿詹宏志在意大利旅遊時，在佩魯賈火車站旁的麥當勞用餐時，突然昏倒，就那樣因心臟病突發而逝世了。三月三日，韓良露在午夜時分，因為子宮癌也病逝於台灣的榮總醫院。

王宣一是我在台北工作時就認識的，那時我們都還是二三十歲吧，她的夫婿詹宏志，更與我同在一機構共事過。幾年前，他們應台灣駐港的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之邀來港時，還曾與他們一起共進晚餐，還獲贈詹宏志特地帶來的手信——一袋他們最喜歡的米。

今年初，我在看韓良露的著作《樂活在天地節奏中》時，被她寫的關於今年怎樣過年的文章吸引着，寫了一篇文章戲稱今年最想到她家過年，因為她列了從初一起每天親自下廚做的年菜，讓我「流晒口水」。如今，只能懷念她當年在香港讓我品嚐過的春餅了。

兩位「知食分子」遽逝，不禁讓我想到「美食是甚麼」的問題。對王宣一來說，正如台灣美食評鑑家胡天蘭推薦她的新作《行走中的美味》時說的，「美食是工作，也是生活。享受美食就像欣賞一張美麗的黑膠唱片，從放下唱針就開始期待。飩飩湯、葱油餅和豆漿是清新的前奏；老師傅的糕餅和新一代的手工粉圓是動人的室內樂；嗆辣的四川夫妻肺片是激昂的交響曲；首爾牛骨湯和中環燒鵝則是神來一筆；還有最珍貴的食材採買地點毫無保留的全曝光。那些美味，那些新鮮的食材，不只餘韻縈繞，也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對韓良露來說，美食就是文化、就是生活、就是傳統，是永恆的餘韻縈迴，是童年最親切的記憶……

再也不能吃到王宣一的家宴了，再也不能吃到韓良露的春餅了。在聽着柴可夫斯基的《悲愴》時，只能在心中默唸着：一路好走！

獨家風景

名人後代

呂書練

特首次女齊昕又成新聞主角，其出格的言行常被敵視者利用，看她的面書，不時有些居心不良者的留言，意在挑撥她和父母之間的關係。但處於情緒不穩的狀態，除了得到安撫和避靜外，的確別無他法。

名人有價（值），他們享受到一般人的信賴、尊敬和仰慕的責任感/自豪感/虛榮感，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利益，於是，追逐名利成為許多人的奮鬥目標。

但名人也有代價。代價就是必然遭到監督、監視、追蹤，乃至騷擾、妒嫉、攻擊，沒有隱私，失去相當程度的自由，累及子女乃至身邊的人，掌握政經命脈的政壇名人尤然。

很多名人後代抱怨，社會對他們「不公」，由於父母的身份，令他們失去一些選擇的自由，謂出身非己所選。齊昕可能由於「特首女兒」這身份，她不能像一般女孩般從事自己喜歡的模特兒工作或體驗當明星的滋味，然而，她卻沒想過，也許正是因為這個特殊身份，那些公司才覺得她有利用價值，才給她機會。

名人之後不是罪過，也不該、更不會成為負累。然而，名人之後習慣了在父母的庇護下成長，在叔伯們或父母下屬的關照和稱讚聲中陶醉，在家族財產的資助下，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養，佔據競爭優勢。如果懂得感恩，學會體恤處於弱勢的人，他們會成為對社會貢獻良多的人。

從齊昕接受訪問談及父母的言論，她不算是一個不懂事的女兒，正如她說，從小在外國長大，自由自在慣，想做就做，也愛表現自己。這些特性在今日的年輕人中並不鮮見，只是她的身份令她要承受更多，尤其要承受特首父親被無理攻擊、家人無辜受到牽連而被揶揄或嘲笑的壓力。

不像名人自己，在成名過程中飽嚐人情冷暖，世情險惡。在溫室中長大的名人之後壓力爆煲容易情緒失控，值得同情。只是，當今天人們（其實是部分傳媒）熱衷於追蹤或不停地議論患情緒病的特首女兒在面書上有甚麼胡言亂語時，不知有多少人仍記得前些天發生一宗爺爺抱孫跳樓的人間悲劇？

其實，患情緒病的不僅僅是特首的女兒，還有許多在經濟壓力下的普通人和情緒日益亢奮的傳媒人。